

廣東文史資料

第六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十二辑

· 1977/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68,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80册

ISBN7—218—00405—9/k·91

*

定价 2.70元

目 录

1946年我国收复南沙群岛实纪	麦蘊瑜等 (1)
南沙群岛实踏记	克 夫 (5)
薛两清生平事略	吴春泉 (14)
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	谭仁杰 (33)
回忆抗战初期在第四战区政治工作大队中的 活动	梁 钧 (52)
我在“四政大”的难忘岁月	殷 劭 (74)
我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活动的回忆	李丽君 (78)
回顾雷州青年抗日民主运动	陈其辉 (83)
李克筠与中山大学抗日剧社	黄穗生 (90)
抗日战争前期南路的话剧运动	陈 炎 (96)
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经过	李洁之 (104)
香港脱险记	陈济棠遗著 (113)
梁士诒生平	张开秀 (125)
毛文明先生传略	张 明 张华生 (141)
涂思宗生平事略	曾弘慈 (151)
四十年从军经历与见闻	彭智芳 (165)
宋子文垄断广东糖业的计划和我参加筹办广东 糖厂的经过	冼子恩 (205)

1946年我国收复南沙群岛实纪

麦蕴瑜 麦士尧 何炳材 戴熙愉 林焕章

编者按：

本文是根据1988年12月14日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在广州市联合召开的纪念收复南沙群岛四十二周年座谈会中，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综合整理而成的。

作者麦蕴瑜是当时广东省政府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麦士尧是当时中国政府海军太平舰舰长；何炳材是当时中国政府海军接收南沙太平舰副舰长；戴熙愉是当时中国政府海军太平舰航海官；林焕章是当时中国政府海军接收南沙群岛舰队参谋。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这种史实中外许多文献可供佐证，毋庸争辩。该地虽然先后被法国、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几十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根据《波茨坦

公告》和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的有关条款，由我国政府派遣海军舰队与行政官员收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日本占领并划归台湾管辖的西、南沙群岛。

1946 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派遣舰队南下，迅速收复西、南沙群岛，任命林遵海军上校为舰队指挥官兼接收西、南沙群岛指挥官。舰队由“太平”护航驱逐舰、“永兴”猎潜舰及“中业”、“中建”两艘登陆舰组成。“太平”为旗舰，当时舰长是麦士尧，副舰长何炳材、轮机长杨熙龄、枪炮官雷树昌、通讯官林焕章、张君然等人。舰队是将四舰分为两个分队，“太平”和“中业”两舰负责接收南沙群岛任务，由林遵直接指挥，他与林焕章驻在“太平”军舰；“永兴”和“中建”两舰负责接收西沙群岛，由副指挥官姚汝钰兼任分队指挥官，他与张君然驻在“永兴”舰，当时林遵上校认为戴熙愉在“八舰”横渡太平洋回国时，曾任“永兴”舰的航海官，遂指派戴协助参谋林焕章担任全舰队的航海工作。

1946 年 10 月 26 日舰队在上海集中，各舰分载国防部、内政部、空军司令部、联勤总司令部等部门所派代表以及海军陆战队、电台、气象台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于当月 29 日自上海吴淞口启航。

11 月 1 日晚舰抵广东珠江口，当晚，舰队正、副指挥官率“太平”舰长麦士尧、“永兴”舰长刘宜敏、“中业”舰长李敦谦与“中建”舰长张连瑞暨参谋等一行 8 人乘艇先抵广州。2 日，他们先后晋谒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等军政首脑，同时由广东省政府任命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麦蕴瑜及其他工作人员登舰。

11 月 6 日晨舰队驶离虎门，8 日抵榆林港，在该地补充了给养和淡水，并向渔民了解一些有关南沙群岛的情况，以便航行。

同时，由于南沙群岛隶属崖县管辖，该县政府派了一名技工与我们同行。时值南中国海东北风强劲季节，故11月中旬舰队两度出航，终因狂风巨浪，深恐两艘登陆舰发生断裂以及一些随舰人员体力不支而折回。迄11月23日趁天气好转，遂遣“永兴”、“中建”两舰先行开赴西沙群岛，而“太平”、“中业”两舰则推迟至12月9日始由榆林港出航，按原计划的航向前驶，在预计时间于12日中午左右，舰抵太平岛的西南方抛锚，跟着派遣副舰长何炳材率士兵一班寻找登岛地点。下午各部人员按确定地点分批登岛，首先派兵进行搜索，而未发现岛上有人迹象，随即组织抢运物资上岛，与留下海军陆战队一个排的守岛官兵进行交接物资手续，并且展开进行修建、考察各项工作。

为了纪念“太平”舰队收复该岛，内政部早已决定命名为“太平”岛，这是南沙群岛的主岛，接收主岛，即整个群岛等于接收了。在该岛的西南方，有日本人侵占时所建的碑一块，该碑上方绘有日本国徽，下书“大日本帝国”五个字，我国接收人员的第一步工作即摧毁此碑，并在原址用水泥混凝土建立我国碑石，这块碑石的碑身为方锥形，四面都刻了字，依次为，正面：太平岛；背面：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碑左侧刻“太平舰到此”；碑右侧刻“中业舰到此”。岛的东端，正对日出的地方，同样竖起水泥钢筋碑石一座。此外，立碑的下面，还设有膳碑。该碑埋入土中后，露出地面仅有半人高左右。

太平岛立碑竣工后，由麦蕴瑜主持，全体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肃立碑前举行接收和升旗仪式，并为完成了接收南沙群岛的神圣使命而欢呼，燃放鞭炮，摄影留念。

12月15日“太平”、“永兴”两舰奉令离开太平岛，沿途巡视了南沙北部的南钥、中业、双子诸岛屿以后，返回榆林港汇报候

令。12月26日“太平”、“永兴”两舰驶回广州白鹅潭，受到当地各方的欢迎，并且接待他们参观。

1947年元旦，海军总司令部电令嘉奖这次接收南沙群岛的人员官兵，并在各报章的头版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收复了神圣的领土——西、南沙群岛。

（张开秀综合整理）

南沙群岛实踏记

克 夫

编者按：

本文作者黄克夫是香港《大公报》记者，这是他于1947年5月6日随我国“中业”舰访问南沙群岛时写的一篇新闻通讯，该文并于同年6月在上海《大公报》刊载。

出发前后

我国“中业”舰于1947年3月底便奉到命令，从上海开往南沙群岛，由于该舰机器破旧，要经常修理始能行驶，当海军总部下达命令该舰时，它正泊在上海大修当中。同年4月中旬始修理完竣，遂从上海开往高雄装载运往南沙群岛的物资、粮食等。但舰刚到高雄，修理未久的机器又有损坏，迫得只好又再重修。因此，一拖再拖，直至5月3日始由台北驶往广州，途中尚在香港停泊两日。

我于5月6日登上该舰，原定当晚12时从广州启航的，嗣因一时雇不到“领江”，遂改为7日启行，但又因故再改为8日中午12时开出，而实际上却是在5月8日下午3时30分才开航。从白鹅潭开至黄埔，机器又小有故障，迫得又在黄埔停了一夜，延至9日中午，始开出珠江口，驶向海洋。

兵 舰 上

登舰不久，即听到一片诉苦之声，经济部、中央研究院各机关派随舰往南沙考察的人员诉说，船从上海开出后，沿途耽搁太多，他们在船上已耽误一个多月了；又说船上的伙食非常坏，饭粗菜劣，甚难下咽，菜淡而无味，蛋亦甚少，六、七人一桌，没有一餐可吃饱的。住在坦克舰舱，油味很重，令人感到窒闷。开航之后，管制了淡水，任天气如何炎热，汗臭满身，也不能洗澡洗衣服，大家都担心会弄出病来。官兵们则诉说待遇微薄，舰长每月发40余万元，士兵只发三、四万元。据说有不少技术优良，年资很老的海军员兵，都因此而离开岗位，转到民营轮船公司去了。

离开珠江口之后，海上风光颇为绮丽，绿波白浪间，渔帆飘荡，极目浩瀚的海洋，胸怀为之爽朗。可惜缺乏海洋生活的经验，受不了浪涛的激荡，随时晕眩欲呕，未能在甲板上尽情浏览。由广州出发，历两昼夜，抵达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始终未进饮食，到榆林港登陆时已俨然病人一样了。

船到榆林港，适遇南中国海为低气压所袭，西南沙群岛均电告白浪滔天，潮水涌到营门口，树木船筏被折损甚重，因航行不便，迫得在榆林港避风，等候了7天，至5月18日下午8时，始

由榆林港开赴南沙。

到达南沙

从榆林港至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日本占领时期称为长岛），航程636浬，18日开航之后，沿途风平浪静，海不扬波，航行甚平稳，但越向南行，天气越炎热了，上午10时之后，便不能再逗留甲板上看飞鱼和海鸟了，太阳晒得人头晕脑胀，躲在舱里又闷热不堪，故这一段旅程虽较广州至榆林港那一段平稳无风，毕竟也是不舒畅的。忽然20日早上轮机组副机也坏了一部（原有一部主机，两部副机），航行速度由每小时10浬减至5—6浬，恐怕要走4天4夜才能到达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呢，船上的人都惶然焦急起来，大叹倒霉不止，幸抢修迅速，当晚就把机器修复了，速度增至每小时11浬，终能于第二天下午5时，到达了太平岛。

未发现太平岛前，舰上和岛上通电话，问他们看不看得见船桅，回说看不见。叫岛上烧烟火，以便发现目标，但岛上找不到燃料，大家正在紧张的时候，桅杆顶上的了望哨报告，发现在前方10浬处有三艘渔船，经再三察看才辨出是一个小岛，待肉眼能看清楚的时候，这小岛就和甘蔗园一样，后来对照海图才判定这是敦谦岛（日本占领时称为北小岛），因为这些岛很小，而超出高潮面又仅2公尺，所以很不容易发现。岛的周围都布满珊瑚礁，倘若不是及早发现，使船上有所准备，俟驶近岛才发现时，必致演出触礁的惨剧，故在到达太平岛前两三小时内，船上全体官兵都异常紧张，据舰长李敦谦说：这些小岛即使用雷达搜索，也不容易发现，特别是在风浪很大的时候。发现敦谦岛后不久，即发现太平岛，最初只是一个黑点，渐渐变为一条黑线，慢慢地

可以看到岛上的旗杆和椰子树了，这时候全船人员都欢呼起来，愉快的情绪，不可抑止。

舰驶至岛南隅距岸五、六百码的海面下锚，铁锚刚抛下，舵机即宣告损坏了，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说：“好危险啊！”

6时许我们乘小划子登陆，适逢潮落，小划子不能靠岸，故上岸时须走过二、三百米尽是珊瑚礁的海滩，珊瑚尖锐而滑，举步艰难，又是一番滋味。岛上守军及工作人员，早已在海边列队欢迎了。他们是去年12月接收时候就到了岛上的，半年来孤悬海外，生活枯寂，感情上对于祖国及乡情都怀着深沉的系念，于是彼此相见的时候，他们竟兴奋得流下泪来，谈及岛上半年来的生活情形，他们说还算安静，不过困在小岛上，半年不见船来，总感觉得这个世界太狭了，生活也单调得很，又说：“如果你们再迟5天才到，我们便要绝粮了，已经两个月不知油味了。”到他们的仓库里一看，确实只剩下一包大米了。

太平岛风光

太平岛的面积仅比广州的沙面大1/3，东西长1360公尺，南北宽300公尺，环岛漫步一周，只须50分钟。岛上树木丛生，间有香蕉、木瓜、椰子等树。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毒蛇猛兽，但蚂蚁却很多，随处可见。据驻军说：他们的米粮是与鼠蚁平均分食的。丛莽中有野狗一头，野猫数只，都是日本人遗留下的，月前驻军已把野狗捉获，经过一番豢养，现在又驯如家犬了，只是这几只野猫还未捕获。由我驻军带到岛上的动物，计有小黄牛1头，小猪10余只，鸡、鸭、猫共10余只，母狗一头。

岛上有一种海鸟，甚为精灵而有组织，白天到别的小岛上觅

食，黄昏时候则结队归来。投宿之前，必先有一二鸟低飞侦察其宿营地，侦察完毕，然后一声长啸，如发号令，盘旋于上空之队伍方鱼贯降下于丛莽中，但通宵仍有一二只鸟轮值盘旋空中，其任务如了望哨然。倘有人走近其宿营地，哨兵即发出信号，群鸟闻警即振翼高飞，我们在岛上住了3夜，头两个夜里12时至3时都轮流到海边巡逻，打算捕捉此时上岸的大乌龟，因此会使这些鸟群一夕数惊。

岛上没有粘土，全是灰白色的珊瑚礁经风化后变成的细沙，不适宜于种植稻粟和蔬菜之类的作物，日本人曾运了一些泥土到岛上，于岛的中部辟一两亩地方，试种各种作物，曾经试种甘蔗成功了，现在我守军弟兄们又利用这块园地试种蔬菜和瓜豆类，最初播种下去，皆为鼠蚁食了，就是瓜菜长成了幼苗，也还要受鼠蚁之害的。

本来岛上也有许多鸟粪，但被日本人所经营的拉强磷矿公司采掘，业已被运去25,900余吨，故现在岛上的鸟粪已不甚丰，无采掘的价值了。近十年来又因日本人在岛上建设了武装，复遭猛烈战火，海鸟多已离去，于是近十多年来，岛上没有新堆积的鸟粪层。

南沙群岛的潮汐，高潮时间多在上午7时至10时，高潮到来的时候，有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控制着岛上的一切音响，使人激荡起一股奋励振作的情绪，汐退开始于下午1时，5时以后便是最低潮的时候了。低潮之时，北面海滩伸延入海达500米，南面水较深亦有200余米的海滩，东西两端较小。低潮之时，海滩上珊瑚礁石丛中，鱼虾海参很多，任人采撷，环礁之间，水深不过5尺，实为最优良的鱼产之区。

晚间大乌龟（有三四百斤重者），玳瑁、螃蟹、寄生蟹等等结

队登陆，爬过沙滩或珊瑚的堆积物的时候，发出一种沙沙之声，俨然秋风扫落叶一般，海产之丰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怪日本人要在这里建筑渔港了。

日本人的建设

日本人侵占南沙群岛先后达10余年，到底彼等在岛上搞了一些建设，虽然这些建设现在已被战争破坏了，但从残碎的遗迹上，还可揣测出当年日本人建设的规模及其计划。日本人在岛上建筑有钢筋水泥的平房十余座，位于岛之东隅的两座，是其海军员兵宿舍及仓库，但已被炸毁，不能再修理了。岛西隅的一座，则尚能避风雨，现为我电台员工所住。南隅一座原为发电厂，附近弹痕累累，墙壁及上盖略有毁损，现为我守军独立排营房，其余十余幢星散全岛各隅，皆仅存屋基。

岛上给水设备，独立排营房之后，有水塔1座，长方形的蓄水池1口，全岛各隅，有圆井5口，方井4口，圆井直径2公尺，方井宽1公尺，深度三四公尺，储水量视潮汐之涨落而定，水质仍带咸味，非良好之饮料，故日本人特建洋灰蓄水池10口，收蓄天水，可供300人之饮食。

岛之中南部有一洋灰晒鱼场，长宽各30公尺，高60公分，附近有冷藏库等建筑，但已炸毁殆尽了。我守军现利用晒鱼场改为篮球场。南面海边有长45公尺，高2.8公尺的防浪堤，日本人原计划这条堤长620公尺的，堤内即为鱼港，港内水深2.5公尺，面积13000平方公尺，防浪堤为供渔船避风浪之用。

在岛的东、西两端及中部，都建有地面防空室，以砂及珊瑚礁块铺盖之，构造颇为完善，现在被我利用为储藏室。于登陆险要

的地方，均建有机枪掩体和炮座，其他如重油库、医疗室，瞭望台、气象台等都粉碎得几乎不能辨认了。但被遗弃于海边的钢轨、钢板、机件等，则仍堆积如山，无人过问，现在被水侵了1年多，连废铁也不能用了。

战迹巡礼

日本人曾利用南沙群岛为其侵略南进的跳板，但最后失败也从南沙群岛开始。据海军方面的情报记载，当年盟军在南太平洋开始越岛反攻的时候，南沙群岛附近战事甚为激烈，就以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而言，即被炸得遍体鳞伤，在丛莽中仍有10余枚未爆炸的500磅以上的大炸弹，我岛上守军将炸弹壳挂起作为警钟。海滩上机关枪弹壳遍地皆是。在岛的东南，西北两处海面，距岸数十码至200码的地方，有沉船多艘，其中一艘是美国船，潮退落时，其船桅尚露出海面。日本投降的前1年，美日海空军在太平岛外100哩处有过一场大战，跟太平岛北6哩的敦谦岛（日人占领时称北小岛）上，还有一架相当完好的美国坠机，不久以前，我岛上电台工作人员曾往敦谦岛把该机上的无线电零件拆回。

据负责接收南沙群岛的人说，初登陆太平岛的时候，曾发现美军的罐头空罐，房屋墙壁上，歪歪斜斜地写了许多英文字（字迹至今尚隐约可见，但不完整了）。这些都证明了美军曾在这里登陆过，说不定岛上的日本人都成了俘虏，日本人留下的物资也可能成了美军的战利品了。在岛上凭吊当年战争的遗迹，尚历历如昨。

日本人的坟墓

日本人占领与建设太平岛，颇有牺牲，从其遗留于岛上的坟墓及碑记可资证明，在岛的中南部有“平安丸遇难纪念之碑”，岛北路边有“故林茂之墓”碑，上刻“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建立”。碑之另一面则镌“佐世保海军工厂出張员一同”，林茂墓附近有“故中村渠次郎之墓”，碑反面有“新南群岛渔港设施工事，昭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亡”。可见日本人为占领和建设太平岛而牺牲的技术员工不少。

又从另一个残碑的记载上判断，日本人侵占南沙群岛，最早是在大正六年的时候，这块残碑是在岛南海滩上发现的，上面分行排列刻有如下的字样：“大正六年六月平田，大正六年八月池田余，大正七年十二月小仓，大正九年十二月……，大正十年六月掘二，大正十年十二月同社，大正十二年九月同社。昭和四年四月。附记：昭和四年四月帝国壤也✓付此处。”昭和十二年八月十日立等字样。

匆忙北返

在太平岛上住了三天，因为天气过热，室内平均温度在华氏92°以上，海水温度也很高。5月22日那天，永兴舰（奉命保护中业舰而到南沙的）坏了一部发电机，不能吹送冷气，弹药舱的温度增加到华氏96°，诚恐发生爆炸，全船震惊，于是原定乘永兴舰到各小岛上巡礼一周的计划，也只得临时取消了。中业舰也在日夜赶工，抢卸运济岛上守军的物资，卸毕即于5月24日下午

3时，起碇匆匆北返，从广州至太平岛航程1,130余浬，往返海程达10昼夜，这次在榆林港又被耽搁了12天，以22日的旅程时间换取在太平岛3天的逗留，支付的光阴也真是太浪费了，尤其是前往考察地质海产的人员，往返花费了3个多月，而在南沙只有3天工作，因此他们叫苦不迭！

6月25日追记于广州